四个新嫁娘

□ 万红英

新娘的幸福都是相似的，新娘的嫁妆与美丽却各具时代特色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当北京在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的时候，鄂北的田野上，十六岁的母亲任由湾里的大嫂剪掉那根齐腰长的乌黑的麻花辫，用一包香粉和一根白线开了脸，盘上新娘髻，穿上粗纺的对襟红花衣，盖上红盖头，牵进花轿里，在唢呐吹出的喜庆节奏中，在一路热闹的鞭炮声里，被抬进了父亲的村庄。花轿后面，一根扁担，挑着母亲的所有嫁妆。一头挑着一口朱漆的樟木箱，箱子里装着母亲的几套四季衣物和外婆给的一块压箱底的银元，箱子上，捆着一床家纺的以白底蓝花粗布制作的铺盖；另一头挑着一大一小两个漆了桐油的木盆子。木盆里，还放了一根扁圆的木棒槌——那是母亲出阁后的主要劳动工具。

1979年10月1日，建国三十周年的那一天，二十岁的姐姐出嫁了。还是湾里的大嫂用粉和线给姐姐开了脸，梳了两根齐胸的麻花辫，辫梢上用红绸布扎了两个漂亮的蝴蝶结。梳妆完毕，姐姐才戴上她向往已久的手表，穿上她的新嫁衣——崭新的水红色的确良衬衣，天蓝色咔叽裤子，在一群姑娘媳妇的簇拥下，跨上一辆车头系着大红花、车厢贴着“囍”字的拖拉机。车斗里，一身盛装的姐姐姐夫站在中间，四周围着村里的锣鼓手，待拖拉机开动，当新人出门的鞭炮声开始响起的时候，锣鼓手们将那喜庆锣鼓敲得喧天响。后面跟着一台贴着“囍”字的拖拉机，上面载着姐姐的嫁妆：两口雕花朱漆的樟木箱，上面压着四床红红绿绿的绨布做成的铺盖；大中小成套的木盆，里面横放一块木制搓衣板；收音机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，一律贴着红红的“囍”字，神气地立在车厢里。

1989年10月1日，建国四十周年那一天，二十三岁的我出嫁了！开脸的美容模式早已消逝无踪。我在小妹的陪伴下，走进美发店，让美发师给做了新娘发型，化了新娘妆，戴上珠花头饰。两个小时后，一照镜子，里面的新嫁娘漂亮得连我自己都不敢认。回到家里，换上大红的毛料西服，坐进单位借的贴着“囍”字的黑色轿车里，幸福溢满心田。婚车后面，紧跟着一辆租来的卡车，卡车上，热心的亲友将喜庆的鞭炮一路放个不停；车厢里，是我丰厚的嫁妆：一对木箱，一对皮箱，上面堆着各色绸缎面料的八床铺盖；取代笨重的木盆子的大大小小四个彩色塑料盆，是那么美观轻便；“荷花”牌双缸洗衣机、18英寸的“康佳”大彩电、“容声”牌双门电冰箱、“春兰”牌窗式空调，如四大将军，威武地守在车厢里。

2014年10月1日，建国六十五周年这一天，二十四岁的外甥女要出嫁了！外甥女头天晚上就花五个小时做好了精致的发型，这天一早就穿上洁白的婚纱，来到美容院，让专业美容师仔细清洁皮肤，精心修饰容颜，再次整理发型，在鬓角插上一小束鲜花后，还在纤长的手指上画上新颖别致的指甲花。走出美容院大门，侄女十指纤纤，拿着超薄白色滑盖手机打电话叫家里的车来接。看着外甥女身穿婚纱，手捧鲜花，从台阶上款步走下，那模样，那姿势，恍若天仙下凡。缀满红玫瑰的婚车是外甥女的嫁妆，妹夫刚刚刷卡买的。后面跟着八辆缀着鲜花的喜车，都是亲友们开来的私家车，在一路不绝于耳的鞭炮声中，迎新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到郊区的新房。新房在郊区，三层楼的欧式别墅，光室内装修就花费一二十万；别墅内，其他的嫁妆已经提前摆进了新房——宽屏液晶彩电、全自动烘干洗衣机、立式空调等一应家电俱全。从卧室到书房到卫生间，全套全友家私，豪华、气派、结实又美观。书房中央超大的书桌上，背对背摆放着两台电脑，那是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工作、学习与生活必不可少的首要工具。

四个新嫁娘，四个不同的时代，不一样的嫁妆，一样的幸福，一样的美丽！

丹青中国梦

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，文化部艺术司、中国美术馆承办的“丹青中国梦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美术作品展”隆重举办。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庆祝国庆，以丹青画卷歌颂中国梦的一次重大文化活动，也是全国美术界献给伟大祖国65华诞的一份诚挚祝贺。

这个展览是以美术作品反映“中国梦”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，300余件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名家的经典之作，让广大观众通过视觉阅读和审美观赏来理解“中国梦”的丰富内涵，以美术的形象和展览的方式传播“中国梦”的理念，在美的欣赏中增强实现“中国梦”的信念，在美的欣赏中鼓舞起实现“中国梦”的力量，在美的欣赏中登高望远“中国梦”的灿烂前景。

作品

①《在一大会议上》 陈逸飞

②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 潘世勋

③《中华民族大团结》 叶浅予

④《金色季节》 朱乃正

⑤《草原之歌》 姚有多

⑥《千年土地翻了身》 董希文

爷 爷

□ 舒 生

爷爷老了！

我爬上乌鲁木齐一座灰砖楼房，轻轻敲开那扇门，看到的是一位静静坐在椅子上、直视窗外的老人。这就是年过九十的爷爷。

老人是我爷爷的弟弟。在我心中，这位爷爷是一个英雄。我从小就常听人说，他参加过好多次战争，后来到一个叫“新疆”的地方工作。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新疆，我搬一只小板凳，坐到了他跟前。

抬头端详老人的脸庞，我看到他一脸平静，目光平视窗边，似乎从没留意我的到来。奶奶告诉我，爷爷几年前耳朵就听不见了，这几年连话也很少说，和他交流只能写在纸上。

我拿起他身边准备的本子，想说的太多，又不知该写什么，只好先写下三个字：“榔树园”。这是蜷缩在太行山深处那个小山村的名字，那是我们生命的起点，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。爷爷童年时在村下大庙的路口查过“路条”，而那座古庙当时住着八路军的兵工厂。我把本子送到爷爷眼前，他的目光才从窗外收回，歪过头看看我。只听见他用不太清晰的发音问道：“你去榔树园了？”然后，自言自语地连声说“好，好！”

“榔梯”！我又一笔一划大大地写下这两个字。这是村后山腰间一段崎岖小路。爷爷在村里时春天要爬上榔梯去种田，秋天又得挑着担子把地里的收获送下山。没有人记得清，他们那辈人从这如梯子一般修在山间的石头台阶上走过多少回。我所知道的是，1945年春天，他就是沿着这条山路，和八九个同龄人相伴走出山村，走进八路军队伍的。时光一去七十年，他再没有攀登过那光滑的石阶，去看看岭上的山桃花和黄栌叶。爷爷仔细地端详着这两个字，漫漫岁月凝结成他口中几个连贯不起来的字。他喃喃地说：“榔梯，我走过！”

我在本子上写下“南条”，那是我家祖辈开辟的一片梯田；我又写上“花椒”，那是村里最多的树，多少辈人的经济生活全部来源于这树。看着这些字样，爷爷已没有任何表情。村子里和爷爷年龄相仿的人，已经没有了。我想来想去，用尽可能工整的笔画写下“陈贵旺”三个字。

我从小就听说，住在我家院子里的这位陈爷爷与新疆的爷爷是一起参军的。小时候我在夏日的老槐树下，听他讲述过为躲避敌人的飞机，夜里不敢点灯、摸黑行军的故事，还听说他们缴获来敌军的罐头却不认识是什么。打完仗之后，这位老人坚决回到村里，当了一辈子农民。我没有想到，已经难以说出一个完整句子的爷爷，看到这三个字，竟然奇迹般地想起了他们的年龄。他高声说：“他大我一岁，还好吗？”陈贵旺老人几年前就去世了，但面对爷爷的提问，我还是赶忙回答：“好，他还好！”这时，我看到爷爷眼眶里渗出两行清泪，他嗫嚅着说：“老了，都老了”。

用笔和纸与九十岁的爷爷进行着跨越六七十年的对话，虽然他的回答那么简短，甚至难以连贯，还是让我感到无限满足。从小山村走出来的这一辈人，今天只有爷爷一位了！奶奶提醒我，时间长了，得让爷爷站起来走走，行走是对大脑的锻炼。于是，爷爷艰难地离开椅子，蹒跚着向几米外的沙发挪去！

望着那双几乎无法离地的脚，我心中涌动起难以名状的情愫。这双脚，踏着太行山的石阶小路走到了上党战役的战场；这双脚，随着刘邓大军走过千里的路，跃进大别山深处；这双脚，登上我们山里人不熟悉的船冲到了长江对岸；这双脚，走过南方丛林，参加了西南剿匪战斗。当解放战争的硝烟散去后，跨过鸭绿江到抗美援朝前线的，也是这双脚；从战场回来又携带家眷乘着牛车，吱吱扭扭几个月，去新疆开始农垦戍边的，还是这双脚……

这双蹒跚的脚走过了太长的路，现在快走不动了。爷爷扶着沙发坐定，我又拿起相册找寻历史的足迹。这时，我发现，只有已经发黄的黑白照片才可能吸引他微微点头，而记录着城市变化、生活美好的彩色图片，无论颜色多么鲜艳都难以打破他神色的木然。战火里的奔波，戈壁农垦的艰辛，也许都已走出他的记忆。只有遥远的故乡还浮现在老人情感深处。爷爷随革命征程走得太远了，远得再也回不到故乡。村里的老屋已久不住人，门楣上那块“革命家庭”的牌匾字迹也开始剥落，家乡仍然传诵着爷爷抗美援朝立功的故事。然而，从太行深处那个院落出发到新疆来看他的，六七十年只有我一个人！

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相册里五颜六色的照片上，把温暖塞满了整个屋子。爷爷的神情又回到水一般的宁静中，他们那一代人的确老了！但爷爷和爷爷们的故事终将成为我们不老的记忆。

本版编辑 梁 婧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：dzzs@ced.com.cn 010-58393509 查号台：58392088 邮编：100054 传真：58392840 定价：每月24.75元 每份：1.0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宣广0044号 广告部：58392178 发行部：58393121 昨日（北京）开印时间：2:45 印完时间：3:40 本报印刷厂印刷